

大王书

第二部

红纱灯

曹文轩 著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优秀出版社
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

大王书 第二部 红纱灯

曹文轩 著



DAWANG SHU
HONGSHADENG

 **接力出版社**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纱灯/曹文轩著.—南宁:接力出版社,2008.6

(大王书)

ISBN 978-7-5448-0288-8

I.红… II.曹… III.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5983 号

责任编辑:余 人 陈苗苗

美术编辑:郭树坤 责任校对:王 静

责任监印:梁任岭 媒介主理:常晓武

社长:黄 俭 总编辑:白 冰

出版发行:接力出版社

社址: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:530022

电话:0771-5863339 (发行部) 5866644 (总编室)

传真:0771-5863291 (发行部) 5850435 (办公室)

网址:<http://www.jielibeijing.com> <http://www.jielibook.com>

E-mail:jielipub@public.nn.gx.cn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制: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20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张:12.5 字数:300千字

版次:2008年8月第1版 印次:200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 001—15 000册

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,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,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。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,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。

质量服务承诺: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010-65545440 0771-5863291



1998年时的曹文轩



2007年11月在深圳龙华第二小学



2006年9月在柏林文学节



2007年3月在江苏徐州运河中学



与孩子们在一起

主要人物

茫：

茫变得意气风发。他挺直了身子骑在马上，连日苍黄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红润而有光泽。那双冷漠而忧伤的眼睛，却如潭水被清风所吹，闪耀着生动而富有活力的光泽。一直紧绷的嘴角，也终于流淌出笑意。白马载着他，或缓行，或疾驰，无论是缓行还是疾驰，在茫军将士的感觉里，他都像他们的灵魂在他们周遭的空气里飘荡。这使他们感到踏实，感到光明，感到欢欣鼓舞。

熄：

熄很少走动。一天的大部分时间，他就坐在王座上，那条瘸腿像不是他的一般，垂挂在那里。他的眼睛半眯着，只留了一道细细的缝隙。但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，他的眼珠在不时地转动，并有冷丝丝的光茫在巨大的空间里移动。

柯：

喜怒哀乐，似乎都不显示在他的表情上。无论是胸中波涛翻滚，还是微澜不息，他的表情却始终如一。冲淡后的冷峻、绵长而悠远的悲悯，眼中永远闪耀着智慧的光芒，那是拂晓前的天空，一颗寒星般的光芒，安静而平淡，它来自灵魂的深处。他似乎永远在思索，但别人却无从知晓他究竟在思索什么。他也是一本书，一本连茫也读不懂的书。

璇：

她降生于拂晓时分，当她的啼哭带来灿烂的朝阳时，因分娩而满头冷汗的母亲激动而又疑惑地说：“这孩子的哭声怎么这般响亮！”父亲泪流满面：这是千载难逢的声音啊！

她按照自己的领会，常常独自一人在山坡上、小河边、田野上的一棵大树下，轻轻地唱着。唱着唱着，她自己喜欢上了自己的声音。那声音纯净而清澈，穿越空气，

飞向远方。那一刻，她觉得天更蓝、树更绿，一草一木都在凝神听着，她小小的心灵就会荡起一阵感动。

葵：

葵本来是一个在听觉上敏锐得出奇的孩子。从他出生的那一天，父亲就感觉到了。当他的脑袋还不能自如转动时，他便开始用他那双乌黑的眼睛去捕捉声音了。风轻轻摇着窗外黑胡桃树的叶子，燕子在梁上呢喃，小小的雨珠落在水洼里，一只七星瓢虫展开黑色而透明的翅膀从空气中划过……都是一些极其微弱的声音，这些声音对于很多人来说，都是觉察不到的，然而，他却都似乎真真切切地听到了，并且是那样地感到新鲜、充满喜悦。

他是与父亲一道被施行魔法的，那时，他才两岁。

巫师团：

巫师们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，都是在巫屋里头度过的，由于很少见到阳光，因此所有巫师的脸色都是苍白的，他们在人群面前走过时，人们就仿佛看到有一张张白纸在飘动。

橘营女孩：

只有橘营的女孩们一如既往地精神，一如既往地神圣和美丽。无论是在殿内还是在殿外，她们永远是明亮的、充满鲜活之气的。万木枯萎的季节里，她们胸前的那朵橘红色的花，却像是在艳阳三月的春天里一般，生动地开放着。

羊群：

它喜欢跨越，即使面前并无沟壑，它也会时常跃起。那时羊群如水，它便是一朵忽地激起的浪花。其他的羊受到它的鼓舞，也纷纷跃起，于是这天下便有了无数朵浪花。但不论浪花有多少朵，最高最飘的那一朵依然是它——坡。

乌鸦：

每年，一到冬季，琉璃宫里的所有银杏树上都会落满乌鸦。那时节，这里没有任何其他的小鸟，就只有乌鸦。它们一到早上飞向城中或城外觅食，黄昏时就又从四面八方飞回琉璃宫。那时，全城人都会看到一支支鸦队，扇动着长长的翅膀滑过阴冷的天空，直往一个方向而去。仿佛全世界的乌鸦都在向那里集中。

白狗：

它有一身长毛，茸茸的，像落了许多天大雪。它的鼻子是粉红色的，像六月的荷花那般艳丽，上面有汗珠，犹如水珠似滚非滚地晃动在花瓣上。耳朵是尖尖的、薄薄的，能让阳光透过——透过时，几乎是透明的。眼睛黑成两枚石卵，被长长的眼睫毛遮掩着，犹如石卵闪现在草丛中。它似乎喜欢仰望天空，并且是长久地仰望，仿佛天空有它的梦，有它的灵魂，有它的天堂。那一刻，这畜生的样子很神圣，甚至很感人。它目光里掩藏着的凶狠、狡诈、冷酷以及孤独，不时地如冬夜中短暂的闪电，忽地一亮，令人皮肤发凉。



目录 CONTENTS

-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1 | 第一章 | 大音 |
| 22 | 第二章 | 巫屋 |
| 34 | 第三章 | 旋风 |
| 50 | 第四章 | 橡树湾 |
| 81 | 第五章 | 水薄荷 (一) |
| 100 | 第六章 | 水薄荷 (二) |
| 122 | 第七章 | 红纱灯 |
| 149 | 第八章 | 乌鸦 |
| 162 | 第九章 | 白狗 |
| 190 | | 让幻想回到文学 (代后记) |
| 193 | | 曹文轩出版年表 |
| 195 | | 曹文轩主要获奖记录 |

第一章

大音

璇永远记着歌王父亲的那句话：“世界上有那样一种声音，高得让人听不见，但却能让人的心颤抖，甚至能让人心碎。”

许多年时间里，她始终在寻找那个绝顶的声音。



1

璇永远记着歌王父亲的那句话：“世界上有那样一种声音，高得让人听不见，但却能让人的心颤抖，甚至能让人心碎。”

许多年时间里，她始终在寻找那个绝顶的声音。也许，那个声音并不是用来歌唱的，但出于对声音的迷恋，她总在用耳朵，更用她的心在天地间聆听着，揣摩着。现在她以为已经将它找到了，但她对自己能否将那个声音唱出来却根本没有把握，她甚至对那个声音有点儿恐惧。她不想试着将它唱出来，她只想将它藏在心里。

今天是父亲的忌日。她要告诉父亲，那个音，她可能已经找到了。

父亲在世时，其实一直在琢磨这个音，他感觉到天地之间有这样一个音，但却不能获取它。现在，她有了它，但她只想告诉父亲，它在她心中，却不愿将它唱出。隐隐约约之中，她总觉得，这个一唱出从此便从天地间彻底消失的音，也许是与一件天崩地裂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。

今晚，她要为父亲唱一夜的歌。

月亮从山谷升上天空时，璇手提一盏红纱灯站在山头，面对连绵不断的群山，心中是山谷一般深的孤独。

无人听唱，世界失去了风声、雨声，也失去了歌声。

在距她不远的地方，茫军正连夜向南方进发。成千上万恢复了光明的年轻人，纷纷参加了茫军。一支长不见尾的队伍，在夜空下弯弯曲曲，犹如一条生机勃勃的、长长的河流。他们从瑶山出发一个多月后，现在已进入一个特别的地区：这里的人，甚至连飞禽走兽，都不能再听到这个世界的任何声音。

对于这里的人而言，雄赳赳、气昂昂、生龙活虎的茫军，只是一支无声的军队。

一路上，茫军知道了太多发生在这一广大地区的悲惨故事。这些让灵魂都为之战栗的故事，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茫军将士，从而使茫军不断地加快向南方银山挺进的速度。

一天里，大部分时光骑在马背上的茫，至今还未从失去瑶的悲痛里走出，又不时地听到和看到这些残酷的故事，心中更是愁惨与愤怒。他的将军们一个个变得小心翼翼，唯恐一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，而使他突然爆发。



柯清楚地知道，茫一定在心底深深地怨恨他。因此，这些日子他和他的灰犬总是与茫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

临近这座山的山脚时，茫军隐隐约约地听到了来自山头的歌声。在这夜深人静的大山中听到如此奇妙的歌声，深感疲惫的茫军，顿时兴奋和活跃起来。

茫身下的白马并未得到主人的指令，竟自己停住了。

茫军也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之下，不由自主地停止了行军——歌声仿佛来自遥远的天庭，需平心静气地去聆听。

歌声飘飘而下，一忽儿像云缝中漏出的一缕灿烂的阳光，一忽儿像隆冬季节的冰河咔嚓撕裂开的一道白生生的冰缝，一忽儿尖细如利锥直钻人的五脏六腑，一忽儿又如旋转的柔风缠绕着、抚摸着人。这富有魔力的歌声，使茫军将士一个个无声地立着，犹如一棵棵静穆的树排列在夜空下。

茫挺直身子，仰望着苍茫处的山顶。这时，他看到了一星红光，像天上的一颗星星在闪烁不定。

立于山顶的璇，万万没有想到此时此刻会有一支大军在黑暗中默默地聆听她的歌声。她唱歌，只是因为她想唱歌，她是唱给这四周高高低低的群山听的，是唱给远在天国的父亲听的。她只能唱给他们听。在这片土地上，已没有什么人能听到她的歌声，她也不可能走到他们中间去放声歌唱。她天生就是一个唱歌的人，为人唱，为千千万万的人唱，那是她生命之所在。然而，对于这片土地上的老老少少而言，声音已然死去，他们已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，在声音的光芒和风暴中陶醉与激动了。最初的几年，她将自己的歌喉封住，绝不发一个音符。她下了狠心，要让她的声音在一片焦渴中一点儿一点儿枯萎，直至彻底消亡。

可是，她没有做到——她毕竟是歌王的女儿。

作为歌王，父亲在这片土地上家喻户晓。口口相传之中，父亲的形象充满神性。他给苦难的大地带来了欢乐，给绝望带来了再生的力量。他的歌声，飘荡在人们的耳畔，使人们觉得黑暗中的荒野有了亮光。他走着唱着，走过一片田野、一个个村庄、一道道山梁和一条条河流。歌声像种子撒落在大地上，发芽，长出一片片湿润的新绿，长出一片片金色的庄稼。他是大地的灵魂，是万众的福祉。这里的男女老少，都对他心存感激。暖流、夜风、碧树、沧海、号声、闪电、万马奔腾、山呼海啸、天际游丝、风轻云淡……他的歌千姿百态、风情万种，听来各有各的感受。久而久之，他甚至被人们神化了。有人说，他的歌声曾使南飞的雁阵一时在空中凝然不动；有人说，他的歌声曾使一棵千年的枯树长出新枝；有人说，他的歌声在月光下流播时，竟然使百花齐放，香气弥漫……

他是人们心中的歌王。

歌王有了女儿璇。

璇的第一声啼哭便是音符，父亲感到了莫大的欣慰。他深知自己总有一天会老去、死



去，他希望他的灵魂、心思与美好的向往能融化在一个年轻的生命中。但，他走遍了这片土地，也未能发现一个人可以了却他的心愿，没想到这时他的璇呱呱坠地。她降生于拂晓时分，当她的啼哭带来灿烂的朝阳时，因分娩而满头冷汗的母亲激动而又疑惑地说：“这孩子的哭声怎么这般响亮？”父亲泪流满面：这是千载难逢的声音啊！

璇刚学会走路时，母亲就因为到处流行的瘟疫，死在了父亲歌唱的路上。从此，父亲独自一人带着她走南闯北。

璇渐大，父亲没有刻意教她唱歌，而她在耳濡目染之中，像初出山谷的黄莺，一亮开喉咙，流淌出来的便是让万物为之心动的声音。她像父亲的影子一般，跟着父亲翻山越岭、过桥涉水，或徒步，或搭乘顺路的牛车与帆船，把歌声送给永远需要他们歌声的人们。渴了，向人家要一瓢水喝，或者干脆跪在河边，用双手捧饮清凉的河水。饿了，可以敲响院门进入一户人家，坦然接受主人的款待，虽然是家常便饭，但父女俩却是感激不尽。有时，他们可以随意从地里拔几个萝卜或是从树上摘几个水果充饥，他们知道，主人知道了也不会在意。他们就这样走着，一年四季，不分春夏秋冬，不分阴晴雨雪。歌声湿润了大地，照亮了大地，温暖了无数孤寂的心灵。

父亲也教她，但并不只教她唱歌。父亲教她听风、听雨、听天、听大地上的芦苇在风中挤挤擦擦，教她看云、看水、看鸟在天空、看鱼在水底、看阳光下的羽毛、看正在融化的冰凌，教她想远方、想黑夜、想黎明、想月光照在大河上的样子。父亲说：“我不是歌王，你眼前的这个世界才是歌王，是王中之王！”

璇好像没有听懂，又好像听懂了。

她按照自己的领会，常常独自一人在山坡上、小河边、田野上的一棵大树下，轻轻地唱着。唱着唱着，她自己喜欢上了自己的声音。那声音纯净而清澈，穿越空气，飞向远方。那一刻，她觉得天更蓝、树更绿，一草一木都在凝神听着，她小小的心灵就会荡起一阵感动。

父亲发现，女儿有许多不同寻常之处，比如她能用歌声阻止一只鹰对一只燕雀的追捕；比如，她能用歌声使一条灰狼产生迷惑，从而使一只幼小的野兔得以逃脱。他隐隐约约地觉得女儿的歌声可以与天地万物进行交流。

终于有一天，父亲知道，他可以停止歌唱了。

璇第一次独自为人歌唱时，父亲亲自为她制作了一盏红纱灯。制作十分精心，他竟然用了半个月的时，才完成这件作品。他对为什么要为璇制作一盏红纱灯，并没有特别清晰的理由，只是觉得这个女孩应当手提一盏红纱灯站在月光下的台子上，不然，她就显得有点儿单薄、单调；它是对女儿的衬托，更是对女儿的歌声的映照。在制作红纱灯的日子里，父亲的眼前总是璇手提一盏红纱灯，在夜空下唱歌的样子。他觉得那样子很美，很感人，是天底下无一物能够与其媲美的形象。他甚至在心中认定：璇必须提着一盏红纱灯。

璇提着红纱灯站在了台子上。



从此，这个形象便永远地烙在了大地上。

她小小的身体，在半明半暗的灯光里飘动与沉浮，用稚气而透明的声音，将所有的心唱到了一起，唱到了高处。

父亲从领唱到陪唱，直到最后成为她的观众。

红纱灯走过四季，走过黑夜，点亮了一棵棵树，一座座山，一片片水，一颗颗心。

就在这一年，熄和他的巫师团来到了这片土地上。魔法像瘟疫一般，迅速传播着。凡中了魔法的人，顷刻间便失去了声音：风无声地吹着，水无声地流着，马无声地奔驰着，风车无声地旋转着……

名扬天下的歌王父女，早在熄的心中。他告诫大巫师蚯：“不到万不得已时，不可向歌王和他的女儿施法，我要将他们带进都城，带进我的琉璃宫！”

一支专门的队伍在搜寻歌王父女。

他们的行踪终于被那支搜寻的队伍发现了。他们将璇和她的父亲围困在山脚下的一座木屋里。在经过一天一夜的软硬兼施而最终也未能使歌王屈服之后，熄只好让大巫师蚯带领巫师团从不远处赶来。那时，天色已晚。

父亲看着璇说：“你从后门出去，只管往深山里跑，千万别回头！”

璇却站着不动。

“你想中魔法吗？”

璇依然站着。

“总有一天，那些失去听觉的人会重新听到声音的！你还要为他们歌唱！赶快跑吧！”

泪珠挂在璇的眼角上。

“跑吧，跑吧，快点儿跑吧！”父亲将她手中的红纱灯一口吹灭，用力将她推出了后门，随即将门关上，插上了门闩。

璇不住地拍打着门。

然而，父亲非常固执地坚持着。

璇哭泣着，掉转身去，跑进黑暗里。

透过后窗，父亲看到了璇瘦小的身影渐渐远去。他转身将小木屋的前门哗地打开，从容不迫地走到门前的一棵大树下，面朝一轮明月，随即亮开歌喉，向天而歌。

璇听到了父亲的歌声。这也许是父亲最后的歌声了。她深知，这是父亲在为她能够成功逃跑争取时间。她一边哭泣，一边拼命地奔跑，熄灭了的红纱灯在她颤抖的手中不停地晃动。

不愧是歌王，他的歌声浑厚、深沉、极富穿透力。夜空下的大山，一时前呼后应，到处都是他的歌声。虽只是独自歌唱，却有千军万马的磅礴气势。

蚯们一时被这歌声带入云里雾里，竟将施展魔法的事忘得一干二净。

璇越跑越远，父亲的歌声越来越小。



一阵清凉的夜风，终于使蚯蚓从歌王的歌声中清醒过来，施展魔法的念头重又放到心上。然而，就在他们即将施展魔法时，歌王却轻蔑地看了他们一眼，唱着歌，纵身一跃，跳下万丈悬崖——歌还在唱着，但却与他一起迅速坠落下去……

璇感觉到父亲的歌声像火焰一般熄灭了。她坐在冰冷的山头上，将红纱灯放在身边，朝着小木屋的方向，托着下巴，眼泪哗哗流出……

几天之后，饥渴、疲惫、悲伤和恐惧几乎耗尽了她的生命。这天黄昏，她晕倒在一棵大树下。一个以捕猎为生的老人发现了她，并从她身旁的红纱灯认出了她，将她从地上背起，背到了他在山坡上的小屋。她醒来后，望着慈祥的老人，只是泪流不止。老人一边给她喂汤，一边说：“还记得爷爷吗？头年，你和你的歌王父亲路过这里，住下了。那天，你们父女俩为我唱了一夜的歌。”

璇点点头，眼泪吧嗒吧嗒地滴在了汤碗里。

老人收留了她，从此一老一小在这深山老林里相依为命。

她不再唱歌，可老人总是说：“唱吧，孩子，总不唱，声音会像不见雨水的河，总有一天会枯竭的。你父亲让你活下来，就是要让你唱歌的，唱歌是你的命！”

终于有一天，当月亮从山头探出半张面孔时，她将红纱灯点亮了，轻轻地唱了起来。随着音符的悠悠飘出，她又回到了往日的时光。

歌声既是对老人的抚慰，也是对自己的抚慰。

对天唱，对鸟唱，对一只螳螂唱，对一棵小草唱，一唱唱了十年。十年间，随着她一天一天地长大，她的声音也在不停地变化着。大山的精气养育了她，也养育了她的歌。十年时间，让她超越了天真与稚气，声音变得无比美好，也无比神奇，已近天籁。

一天一天老去的老人总是鼓励她：“唱吧，由着自己的性子唱吧，那些坏人是听不到你的声音的，只有爷爷和大山，还有你死去的歌王父亲能听见。”

和着风声，和着雷声，和着山溪的流水声和松涛声，她像磨刀一样磨砺着自己的歌声。

今天，是歌王父亲的忌日。

璇提着那盏标志性的红纱灯，爬到了那座最高的山头，朝着当年与父亲分手的方向，先是轻轻地哼唱，随着月亮的升高，歌声也一路向上。虽是千折百回、起起落落，但大走向却是向上、向上，并且越来越急，直到一副大雨滂沱、山洪汹涌的样子。一阵突然的舒缓，更使人分明觉察到这之前的饱满与激烈。饱满也好，激烈也罢，却又是女孩儿的饱满，女孩儿的激烈。这饱满与激烈之中，是女孩儿的深情，女孩儿的悲愤、忧伤与那份流水样的缠绵。

群山大寂，只有空气流淌的声音。

璇唱得泪眼朦胧，月亮便成了毛茸茸的一片光晕。

深夜，当她将红纱灯高高举起时，一路强劲攀高的歌声，足以惊天地泣鬼神……



2

歌声结束后，茫军将士还在那里一个个聚精会神地追听那袅袅的余音——其实那声音已经消逝，但他们却觉得那声音仿佛还在远处轻轻飘荡。到了认为那声音确实已不在之后，便一个个愣在了那里。世界仿佛成了一个特大的空白，并且凝固了。

璇完美而奇特的歌声，带走了他们的灵魂。

坐在马背上的茫一直在全神贯注地听着，那时，他忘记了他的羊群，忘记了他的军队，忘记了向南方的挺进，甚至忘记了瑶。那空前的歌声，如纤纤手指，触摸着他的灵魂。他甚至感觉到那手指的温度、细嫩与柔软。有时，那歌声又会使他的心血像被野火所煮沸，咕嘟咕嘟地跳动着——生怕它要跳出来，他不禁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胸膛。明明是歌，他却看到了蓝色的火焰、扭曲向天的高树、满天的白鸟、一河的帆船、刺眼的亮光、一望无际的大水……他的心门在歌声的叩击下打开了，十多年积蓄下来的心思，像打开笼门的鸟，争先恐后地飞了出去，飞向了高天朗日。他不禁有些恐惧，但却身心两空，随着那些鸟，如薄纸一张也飘进天空……

歌声结束了，他的心却收不回来了。

前所未有的空空落落，几乎要使他大声尖叫。他慌张四顾，因心中只有那歌声，视野里居然没有他的将士。他用鞭子猛地抽打了一下他的白马，那白马似乎也坠入了云里雾里，此时，突然受到鞭打，一声嘶鸣，前蹄高悬，旋即疾风一般奔跑起来。

那盏忽明忽暗的红纱灯，红艳艳地亮在他的双目之中。

稍稍愣了一下之后，随即，数百战骑吃通吃通地跟了上去。

转眼间来到那座山的山脚下，此时再看那盏红纱灯，倒更显高远了。

茫仰望片刻，用腿猛夹了几下马的肚皮，白马会意，沿着蜿蜒的山道，向山顶奔跑而去。因坡度很陡，茫再也不能上身笔直地坐在马背上，身体向前倾伏，下巴几乎碰到马的颈上。他尽力仰起面孔，目光紧紧地盯着那盏红纱灯，生怕它忽地消失于黑暗之中。

还在山顶上的璇，似乎听到了一片杂乱无章的马蹄声，心不由得一紧缩。她的第一个念头是：熄军来了！她知道，这些年里熄一直没有将她忘记，寻找与追捕一刻也未停止过。她有一种直觉：她是大熄王朝的一块心病。听着越来越稠密也越来越清晰的马蹄声，她后悔自己太大意了。

她企图找到一条逃路，但她很快就发现，除了来路，这座山就再无其他路可走。

月亮正飘然西去。

远处森林里，传来猫头鹰的叫声，使人不寒而栗。

因为角度的原因，那盏红纱灯会有片刻的消失，而那时，茫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慌。他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那般害怕失去那盏灯——难道那盏灯、那个提着那盏灯的人，冥冥之中，与他的命运有什么联系吗？反正，他一定要追上去。



他的身后，数百战骑紧紧跟随着。

而全部大军，也正在乱糟糟地向大山脚下聚集。

马喘，人喘，一片喘息声，从山腰直响到山脚，而山脚下有成千上万的喘息声。这喘息声，使璇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，她站在山顶的夜风中，开始发抖，颤颤悠悠的灯光，使整个世界变得扑朔迷离。

随着月亮的不住坠落，她的恐惧也在不断地上升。

她不时地回头看一眼月亮，她希望它能在天空照耀着她，陪伴着她。

她有心，而月无心，它还是落下去了，并且越落越快，像断了线的风筝。

她开始在心中呼唤爷爷——爷爷已经老了，头年春天就已经老得动不了了，从那以后便躺在了山脚下那座小木屋的床上。

月亮一忽闪，没了。

黑暗如浓烟一般弥漫在天地之间。

月光不再，那红纱灯便显得越发的明亮起来。

又是一圈山道之后，白马停在了山腰的一块平地上。茫立直上身，一仰头，那红纱灯一下子又扑进了他的视野，他甚至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璇的身影。

璇似乎也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白马与茫。此时此刻，对于璇而言，他们的出现，简直就是令她毛骨悚然的怪兽。她张开嘴巴，欲大声喊叫爷爷，但因高度紧张，竟然发不出声来。

在无数马蹄的叩击下，大山都在颤抖。

茫没有立即再催马向上。马喘着气，稳稳地站立在夜空下。

茫双手握着缰绳，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向山头仰望着。

很显然，她也正朝他看着。

却谁也不知道对方是谁。

不一会儿工夫，又有十几匹马上来了，它们在离茫的马很近的地方站住，它们的背上，都是一身戎装的将士。

在璇的眼里，现在她正面对着一群怪兽，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几步。

茫没有再继续前进。他从身后的嘈杂声判断出，他的将士们正漫山遍野地向山顶攀登过来。

黑暗渐淡，黑魆魆的天空渐渐转成了铁灰色。远处的群山，像海上的岛屿，渐渐显现出来。

璇的双腿开始摇晃，红纱灯随着摇晃，她的身影便忽高忽低、忽长忽短、忽大忽小地映在天幕与山坡上。

茫已感觉到，他们的出现，给手提红纱灯的这个人带来了莫大的惊恐，所以不再前进。他要等天亮后，让她清楚地看到他们。他相信，她能从他们的面孔看出，他们究竟是